

花蕾集

杨 啸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

花 蕾 集

杨 啸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0.75 印张 190千字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定价0.68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共有二十五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描绘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面貌。故事里的少年儿童勤劳，机灵，关心集体，生气勃勃，很有生活气息。

目 次

月光下	1
小青骡子	9
磨房里的笑声	15
春耕的时候	21
老顺奶奶的猪	34
红薯秧子	42
雨后	50
小驴车	55
一个大北瓜	66
玉米追肥的时候	73
进城	82
小帮手	96
和解	110
雪	120

荷花满淀	129
小铁匠	138
串亲	142
最后一本电影片	150
笛声	158
珍贵的种子	169
火苗	192
石头爷	206
童年的伙伴	223
高高的大青山	245
一篇特写引起的回忆	266
童年的故事	279
小兽医其其格	297
轿夫的后代	315
医生的女儿	322
友谊的鲜花	328

后记

月光下

小山子站在饲养棚里，看着大黄牛刚刚下的那头小牛犊(dú)儿。小牛犊儿才好哩！四条又粗又壮的腿，虎虎实实的脑袋；金黄金黄的毛儿，象那闪光的亮缎子；两只不登不登的大眼睛，就象两盏灯。嘿，长大了哇，管保跟它妈一个样，又能干活又懂事！看，大黄牛多喜欢它呀，伸出舌头直舔它哩！村里人们，站了一圈儿，夸奖着，大家都高兴得脸上笑嘻嘻的。爷爷端来了一盆米汤，给那大黄牛喝，那是让它喝了定心哩！

可是就在这时候，从外边撞进一个人来。那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黑不溜秋的。小山子一看，是南街上的三槐叔！

三槐叔一进来，就来解那大黄牛的缰(jiāng)绳。小山子忙问他：

“你要干什么？”

“套车！”

“它刚下了小牛儿，不能干活儿！”

“管它呢！我的车在泥里渥(wò)住了，就得让它去给我拉出来！”

说着，三槐叔拉起那大黄牛来就往外走。

“不行！它刚下了小牛儿，不能干活儿！你不能拉它走！”

可是三槐叔不理小山子！

小山子看看爷爷和村里那些看热闹的人们，这会儿一个也不在这里了。他们都去哪里了呢？小山子也不知道。反正是这会儿一个帮他忙的也没有了。可是，没帮忙的也不怕！反正小山子在这里就不能让这个不讲理的三槐叔把这大黄牛拉走！想着，他就窜上去从三槐叔手里夺缰绳。三槐叔可就恼了，黑着脸说：

“去！小小的人儿，用你来多管闲事！”

说着，一下子就把他推了个跟斗！

啊，小山子醒来了，原来是一场梦！

他想着梦里的事，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他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看看身边的妈妈和妹妹，妈妈和妹妹呼呼地睡得正香哩。他又隔着窗纱望望外头，外头明净的月亮，满天的星星。院子里大槐树上，他今天后晌儿撒上的那只蝈蝈儿，吱吱吱吱地叫起来了。听它那个快乐劲儿，大概是吃饱了树叶，喝足了露水吧？

小山子又把脑袋躺在枕头上，可是他再也睡不着了。

月光隔着窗纱透进来，照得屋子里也挺亮的。他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屋顶，看着墙上贴的画，觉得这家倒象是有点生了。他睁着眼，想起爷爷来了。

“爷爷这会儿睡着了吗？是不是也在想着这大黄

牛呢？”

原来，小山子的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喂牲口喂得可好啦。队里的那些牛呀，马呀，驴呀，骡子呀，全让他喂得这么膘肥力壮，滚瓜溜圆的。社员们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爷爷呢，人们越夸他干劲越大。爷爷可喜欢小山子啦。小山子呢，也最亲爷爷。爷爷睡在饲养棚里，小山子也就跟着睡在饲养棚里。对这，奶奶可不赞成，常数道他们：

“你家爷儿俩呀，一路货！偏爱闻牲口棚里那个屎尿味儿！”

小山子就吡着小白牙向奶奶笑笑。

可不是嘛，爷爷上了年纪，队里本来不想安排他干什么重活了；这个饲养员的差事是他自己争来的哩。

每天晚上睡觉以前，爷爷一面喂牲口，一面给小山子讲故事，说笑话。爷爷肚里那故事和笑话可多啦。天天讲，也没个重样的。小山子钻在被窝里，一面听着爷爷讲故事，一面听着外间屋牲口呼嚕呼嚕地吃草，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白天，小山子不上学的时候，也总是爱到这饲养场里来。有时就帮着爷爷给牲口上垫脚。有时就给牲口打“瞎蠓”。“瞎蠓”这东西可厉害啦，嘴象针似的，落在牲口身上就扎进去吸血。直把它的肚子吸得鼓鼓溜溜的，还不飞走。有时候还咬人呢。咬得可痛啦。小山子只要看见这些可恶的家伙们，就一定要把它们彻底消灭了。还有的时候，小山子就叫上小伙伴们去给牲口打青草。打了草来队里还给记分哩。记分不记分他们倒是不在乎，可是队长说，这是按劳

分配。

人们见他帮着爷爷干活儿就夸他。队长还管他叫队里的小饲养员哩！

今天爷爷到县里开劳模会去了。所以小山子搬回家来睡。队里找了个替爷爷喂牲口的。你猜找的是谁呢？嘿，就是刚才小山子梦见的那个三槐叔！

小山子对这三槐叔可是有意见。今年春天，因为那匹大红马，小山子可生过他的气呢！

那是春天送粪的时候，三槐叔赶车，套的就是那匹大红马。那时路上的冰化了，车道沟里净是泥浆。三槐叔装了满满一车粪，赶着那车，一出村口儿，就在泥里渥住了。三槐叔着了急，就大声地吆喝。可是，多半辆车轱辘都陷到泥里去了，那马哪里拉得出来呀！三槐叔见拉不出来，就拿鞭子抽起那马来。打得那马嘿儿嘿儿直叫唤。那马用力拉车，累得两个前蹄都跪在地上了，可是那车还是纹丝不动。三槐叔呢，不说是想个别的法儿，还是只顾打那马。小山子正在地里挑菜，远远地看见了，就跑了过来。他见三槐叔那样狠狠地打那马，就象那鞭子打在他身上那么难受。他冲上前就气呼呼地说：

“你干嘛那样打它？你把它打死呀？”

“打死吃肉！”三槐叔也气呼呼地说。

“你住手！不许你打！”小山子就去夺他的鞭子。

三槐叔把手一甩，瞪着眼说：“小小的人儿，倒爱多管闲

事！不许打它，你给把车拉出来！”说着，又吆喝着，狠狠地抽了那马一鞭子。小山子看见，直打得那马浑身一哆嗦。

小山子又急又气，忍不住眼泪簌簌（sù sù）地流出来，哭着跑回村里去找队长。

队长来了，把三槐叔批评了一顿，把车上的粪卸（xiè）了，才把车弄出来。

后来三槐叔又在队里作了检讨。

可是小山子还是对他有意见，好多日子见了面也不答理他。

小山子听说是找了他来替爷爷喂牲口，可不放心啦。爷爷临走，他就悄悄地对爷爷说：

“爷爷，他一点也不爱护牲口，快找个别人替你吧。”

爷爷笑着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爱护牲口啊？”

“你忘了春天他打那大红马……”

爷爷呵呵地笑了说：“哈！你倒记了个结实，难道人家就不兴进步了哇？”

可是小山子还是不放心。

他不放心，特别是不放心那头大黄牛。那大黄牛鼓着个大肚子，爷爷说，就在这最近一两天里，它要下小牛了。

小山子想着，再也睡不着。也许，这会儿那大黄牛真的下了小牛吧？爷爷不是说过作梦有时也会真的应了吗？哼，要是真的这会儿下了小牛，三槐叔能三更半夜地起来管它们吗？哼，说不定他还正在炕上呼噜呼噜地睡得香呢！

“不行，我得去看看！”

想着，小山子就爬起来，悄悄地穿上衣裳，悄悄地下炕，开了门，又悄悄地把门关上，走到院子里来。嗬，院子里月光真好哇！照得满地白花花的，亮闪闪的。风清凉清凉的，真爽快！望望天，满天的星星在眨眼哩。人们都在睡着呐，村子里好静呀。只有这家那家的蝈蝈儿在吱吱吱吱地叫。

他开开大门，走到街上。街上也是静悄悄的。斜对门老发爷家的狗，听见脚步响，叫了两声，可是听出了是小山子，就又不叫了。

小山子就踏着街上明亮的月光，向饲养棚走去。

走到水坑边上，两只蛤蟆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小山子就想起爷爷给他讲的一个故事来。爷爷说，这坑里有一只金蟾（chán）。蟾就是三条腿的蛤蟆，可是这个蟾是金的。这金蟾常在半夜里就跳到岸上来，金光闪闪地在那里蹲着。这可是个宝贝，谁要能抓到它，你向它要什么，它就给你来什么。小山子想，我要是抓到它呀，就先向它要辆拖拉机，给队里耕地；然后，嗯，然后再要辆大汽车，给地里送粪，拉庄稼……可是他看了半天，也不见坑边上哪里在闪光。他刚要转身走了，可是忽然眼睛一亮。他看见北面不远的地方，一闪一闪地亮了两下。他高兴得心儿咚咚地跳起来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下子就用手捂住了。可是他拿在手里一看，哎，原来是块瓷瓦片！

他自己也笑了。把瓷瓦片片扔到水里，溅起了一圈一

圈的银色纹纹。

他离开坑边，又向饲养棚走去。

来到饲养棚近前，没想到，原来屋里点着灯哩。

啊，三槐叔没睡觉吗？他在做啥呀？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跟前，隔着门缝往里一看，啊，原来三槐叔把灯放在灯龕(kān)里，正在哗啦哗啦地筛着草，给牲口添草哩。

那头大黄牛，还是那么大肚子鼓鼓的，自己占着一个槽（这是爷爷怕别的牲口给它挤掉了犊儿，才让它单占一个槽的），正在呼嚕呼嚕地吃得欢哩！它根本没下什么小黄牛犊儿！梦呀，真骗人！

每一筛子草三槐叔都筛半天，看来还怪仔细的哩！

小山子就放了心。他刚要转身走，可是不小心踩在一块瓦片上，咋巴一声把瓦片踩破了。三槐叔听到了响声，就停住了手里的筛子，大声问：“谁？”

小山子本想撒腿跑了，可是又觉得那样不好。就回答说：“我。”

三槐叔听出了是他的声音，就说：“啊，是小山子？你三更半夜来干什么？”说着，开了门。

小山子一时不知道回答啥好啦，过了会儿才说：“我梦见咱们这大黄牛下了小牛犊啦！来看看。”

三槐叔就哈哈地大笑起来说：“你呀，小山子！真不愧是你爷爷的孙子！心眼里呀，就是光挂念着咱们队里这些牲口！”又说：“唉，深更半夜的，那就别回去啦，来，跟我一块

儿睡吧！”

小山子呲着小白牙笑了笑说：“俺才不呢！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出来了呐，明天早起见我没了，该着急啦！”

说完，就转身向回跑了。

他踏着月光，顶着星星，身子轻快得象插上了小翅膀，一会儿就又跑回家去了。

一九六二年



小青骡子

小山子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来，进门就喊：“爷爷，爷爷！你快去看看吧！陈大保卖了咱们那小青骡子啦！”

奶奶正在屋里作晌午饭，听得他喊，就停住手里拉着的风箱，说：“什么小青骡子小白马呀，你们爷俩呀，队里的几头牲口，就是你们的命根子！”

“命根子，当然是命根子啦！”小山子没好气地说，“谁象你呀，心里就光有你那几只老草鸡！”

“小兔崽子！”奶奶骂道，“你心里没我那老草鸡，往后你别吃我的鸡蛋！”

要在往常，小山子也许要跟奶奶顶起来。因为奶奶不大关心队里的事情，小山子常常对奶奶不满意哩。可是现在他没工夫跟奶奶顶嘴，他得赶紧找着爷爷，把这件紧急大事告诉他，就又问：“我爷爷去哪里啦？”

“我不知道。”奶奶故意不告诉他。

小山子急得跺（duò）起脚来：“奶奶！你就是爱让人着急！”

奶奶这才说：“什么大不了的事呀，就急得这个样子！你爷爷去你姑家啦，后晌就回来。”

“等他回来就晚啦！”小山子说，“我得去找他！”说着，转身就往外跑。

奶奶喊他：“小山子，你回来，大热的天，你不怕热死！”

“不怕！”说着咚咚地跑了。

“你呀！”奶奶拎着根烧火棍追到大门口，小山子已经跑得没影了。

小山子在路上跑着，急得心里象有几只小兔子蹦跶着。他要赶紧找着爷爷，绝不能让陈大保卖了这匹小青骡子！

陈大保是他们生产队的副队长。今天支书和队长都去开会了，他在家里就成了主事的人。前年，他就曾经自己作主给队里卖过一头大黑牛。他说人家给的价钱高，卖那牛是件便宜事。说什么卖了那头大牛的钱，能够买三头小牛，小牛长大了，就能赚不少的钱。他是瞎算计。后来小牛是买了，可是干不了活。为这事，社员们批评他，他还在会上作过检讨呢！可现在，不知他怎么又想起来要卖这匹小青骡子啦！

小青骡子是小山子的宝贝。从它一生下来，小山子就喜欢它。它长长的身子，高高的腿，大大的眼睛，宽脑门。从小就带个有出息的样儿。爷爷说它长大管保是员“干将”！爷爷是饲养员，小山子成天跟爷爷在一起，连睡觉都在饲养棚里。以前，这里的牲口他都拿着当宝贝；自从有了这小青骡子，他可就有点偏心眼儿。打草的时候，就把小青骡子爱吃的草单挑出来放在一边，饮牲口的时候，就让小青骡子先喝；他还在小青骡子的脑门上，系上一朵鲜亮鲜亮的红缨

儿；把它脖子上的鬃(zōng)毛，编成一个一个小辫儿；每天用铁篦(bì)子把它浑身上下的毛儿梳个油光油亮。谁见了都夸：“嘿，咱们的小青骡子呀，让小山子给打扮得象个新娘子了！”

现在小青骡子三岁多了。什么活都会干，干起来可泼呢。它耕地，拉起犁来呼呼地就象一阵风；它拉车，走得又快又稳当……人们都说：“小青骡子呀，可真是咱们队里的一根台柱子！”

可是现在陈大保要把它卖掉啦，莫不是又为了占什么“便宜”吧！

小山子在路上跑着。五月的太阳象一盆火，烤着他的脊梁，烤着他的头。他把小褂脱下来，拿在手里，一面跑一面晃着打扇。

田里的麦子也晒黄了，该割了。割了麦子，得用那小青骡子往回拉呀；天旱，庄稼苗子都打蔫(niān)了，浇地，得用那小青骡子拉水车呀；收了麦子，就要种玉米了，种玉米得用小青骡子送粪、耕地呀！哼，怎么能把小青骡子卖了呢！

小山子一口气跑到姑姑家。一进大门就喊：“姑，姑，俺爷爷在这里吗？”

姑姑正吃饭，听出是小山子，连忙迎出来。一见小山子跑得象个红脸关公，不断地呼呼喘气，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忙问：“找你爷爷干嘛？”

“干嘛？陈大保把队里那匹小青骡子卖啦！”小山子用

小褂擦着头上的汗说，“我找俺爷爷赶紧去追回来！”

姑姑听了，这才松了口气说：“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呀！人家陈大保不是副队长吗？人家要卖就是该卖吧。”

“该卖？该卖个啥！上回他卖那大黑牛就卖错啦！”

“什么大黑牛？”姑姑并不知道那件事。

“就是那头弯弯犄(jī)角大黑牛嘛！”小山子说。可是他没工夫详细跟姑姑讲，就说：“这以后再跟你说，你快跟我说俺爷爷呢？”

“你爷爷去县里兽医站了。”姑姑说。

“那我还得去找他。”说着，他转身就往外跑。

姑姑说：“你快屋里来吃点猪肉馅的饺子吧。”

“什么馅的饺子也不吃。”

“顾不上吃带着点。”姑姑说着跑回屋里去，可是等她托着用手绢包着的饺子赶到大门口，小山子早就跑得没影了。

小山子跑在去县城的大路上。脑子里净是那小青骡子的事。去年秋天，有一回往家拉谷子，大车陷在泥里了。怎么赶那两头老牛也拉不出来。要是卸了车，拉出车来再装上，不光耽误工夫，还要糟蹋不少粮食粒子。有人出主意：“快去牵咱队那头小青骡子吧！”

小青骡子还耕着地呢。从犁上把它卸下牵了来，套在车上，不用打，不用骂，只把鞭儿在空中一甩，小青骡子就把眼一瞪，把耳朵一支蓬，一撅尾巴，一拱腰，把个装得象小山似的大车，忽地从泥窝里拉出来了！当时谁不喝彩！

去年冬天，从窑上拉砖回来，走到村西那小河沟上，小